

刘秀山在五庙二三事

程为丰

刘秀山原名刘力行,湖北英山人,新中国成立前曾任江苏省江浦县委书记、六合县县长。1947年2月,刘秀山受华中局委派,随桂林栖、滕也翔等政治素质高、有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一行20余人来到潜山。皖西工委任命他为潜太县委书记兼皖西支队二大队(潜太大队)政委,进驻潜山五庙,任务是向西发展到太湖,向南发展到宿松、望江,向北发展到岳西鹞落坪等地。

潜山五庙西边,有个坐落于潜、太、岳3县交界的村庄,叫上新田,村子不太大,百十户人家,一所小学正好立于村庄的水口。这里是革命老区,红军曾在这一带频繁活动。群众基础好、加上地形复杂,便于隐蔽、撤退。潜太县委遂确定以上新田为中心,建立比较稳定的后方根据地。

1947年11月,太湖刘家畈高干会议后,潜太县委书记刘秀山被任命为皖西第一专署专员,一专署机关仍驻上新田。驻地人员陡增至1600余人,随后相继设立了医疗所(休养所)、被服厂和仓库等附属机构。

刘秀山克服重重困难,既大刀阔斧雷厉风行,又灵活机动地执行新区政策,很快打开了局面,各项工作开展得风生水起、卓有成效。至今在五庙的老百姓中流传了诸多传奇的故事。

“借枪”武装队伍

1947年初,刘秀山率队伍刚到五庙,武器不足,他说没有枪,就动脑子去搞枪、去“借枪”。一天夜里,他带领游击队袭击了黄龛、五庙乡11个保,缴获了18支枪(当时每个保配有1-3支枪),然后分给游击队。据当时的吴桥乡伪保长柳应祥回忆:由

葛旭东走了,十分匆忙。他的身体一直健康,又喜欢干点农活,且无不良嗜好,心善,乐于助人,怎么天不假寿?

1990年代中后期,我和葛兄在县“两基”督查组和学校办学水平评估组工作,我是县教委业务科室工作人员,葛兄是我们抽来的财务专家。葛兄是一个快乐又幽默的人,未说先笑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。他给人带来的总是阳光般的温馨,脾气再坏的人见到他也沉不下脸来。以前,有个领导不苟言笑,但见到他脸上居然不自觉地带上了笑容,甚至偶尔还喊他外号“葛(割)小东西”。对这个外号他从没直接答应过,也从不反感,大概是默许了。

葛兄是一个助人为乐、且很义气的人。那时我才上班不久,学校里集体建房,按政策也给了我机会,但我当年手头没什么钱,与集资款的最低要求相差太远,时限又紧,可一旦失去了这个机会,不知何年才能买得起房子。葛兄知道后,毅然将定期存款当成活期取出来给了我,为我解了燃眉之急。当我还款付上利息时,他少见地发了脾气,让我把利息拿回。我还以为葛兄只对我一个人如此厚爱,后来发现好多年轻同事都得到过他的帮助。



日出天柱 张云 摄

刘秀山、张友道、张国平、刘连胜等联名下书“召我接洽”,接头当天,我主动将我保管的一支伪乡政府的“三八式”步枪和十发子弹交给了刘秀山。另外,作为“见面礼”,又将伪五庙乡分散保管的9支枪和弹药情况做了详细报告,随后全部上交。柳应祥也随即加入了革命队伍。

筹粮借款得民心

皖西大队初到五庙,经费十分困难,只能用对敌斗争中缴获的一点枪弹、物资及钞票补充自己。当时向地主老财抽款分为三种类型:捐款、借款、罚款,非常注意政策区别对待,争取多数打击少数。皖西支队入驻五庙的初期,主要活动在海拔千米左右“一声应三县”的香炉峰周围。这里山高林密,人烟稀少,山涧里散住着罗、胡两姓不足十户人家。村民罗延盛是这里较为殷实的生意人,经营中药材茯苓,开了两个茯苓号

(店)。据其儿子罗先富老人回忆:新四军一来,就在我家借米做饭,刘主任就像兄弟叔侄回家一样,几个月一共借了四担多大米,均有借条。太湖县解放后,刘专员还写了一张盖有大印的条子,派专人送到我家,叫我们去太湖挑大米。我家没去挑,但心里非常感动:共产党说话算数啊!1947年下半年,皖西第一专署在新田水口正式办公,机构健全,队伍壮大了,经费非常紧张,刘秀山又想到罗延盛。据罗先富老人回忆:一天上午,刘专员派我父亲到公署谈话,是我先去的,下午我父亲才赶到。刘专员说,本地人都讲你为人实在,我今天请你来是有事相托,你以前对我们支持不少,但部队粮饷不足了,又要向你借款贰仟万元(旧币)。我父亲说,这是惊天动地的数字,把我的家私抖抖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,有钱也在干茯苓里。刘专员说不能少,胜

利后归还,当时面议七天送交,刘专员还留我们吃了晚饭。第七天,我和父亲各驮一大布袋钞票至公署。刘专员见到说,老罗,你确实是个一言九鼎之人。立即安排三个人点数收款,数了一整天,两千万装满了一大柜子。安排财粮员黄新全打借条,盖上公署大印,刘专员在借条上亲笔写下了“胜利后归还”几个字。罗家父子将此收据珍藏于一个精致的小木匣里,惜该借条于特殊年代中烧毁。

排众议力保古民居

五庙古岭(今红光村)河湾大屋是一个建于清中叶的古民居,主体为三进,每进一正七间。占地面积2500平方米,大小房屋70余间。在建筑的设计、用料、通风、防火、排水上均有周密精巧安排,故经百年而未毁,其皖派风格、整体风貌一如建初。因居屋当时有几个人在国民政府安庆省会当官,在家的户主大都是靠佃租为生。1947年冬,刘秀山召开群众大会,推行土地改革试点工作。会场上有部分农会成员强烈要求将河湾老屋当地主浮财付之一炬。时程千里之兄程藻芬闻讯后急忙将家里珍藏的《楚光日报》送到会场给刘专员看,报上刊登着程千里烈士革命及牺牲的经过(《楚光日报》系1925年3月至1927年7月由董必武创办的革命报纸)。刘专员当时语重心长地与这些农会成员说,革命是为了打碎旧政权,崭新的中国即将诞生,这个屋子是属于人民的,应为人民所用,怎么能烧掉呢?不仅不能烧,还要保护好。因此河湾大屋有幸保留了下来。今天,河湾古民居已是五庙党小组成立旧址所在地,更是远近闻名的红色教育基地。

葛兄还是个热心肠的人,村里或左邻右舍有什么事找到他,只要能做到,他不说二话立即去做。家族修谱,他尽心尽力,哪怕自己贴车费也乐意。他承诺下来的事,再苦再累个人再吃亏,他也不会含糊。有困难的事情,他千方百计地去帮忙,实在做不了的事情,他也热心地帮别人出谋划策。他们村里几乎所有人家孩子读书他都出过力、操过心。邻居家有个精神病人离不开家人看管,户主是匠人,每需外出,看管的任務就落在他肩上。有次送饭给病人吃,一不留神吃了两拳,邻居慌忙赶来道歉,他只摸着红肿的脸憨憨地笑了笑。

葛兄走得太匆忙,他的老伴体弱多病,他家里家外劳心劳力,尽量不要老伴伸一把手。如今他去世了,亲人把他厝在河对面能看见家的地方,他若泉下有知,是不是还在担心自己的老伴从此太孤单?

匆 忙

王启林

葛兄不仅在大事上帮我,平常生活上也时时关心我。他夫妻俩勤劳俭朴,知道我条件差,经常将他种的新鲜蔬菜、鸡蛋送给我,年前如果他家杀了年猪,总是送一只猪腿给我,五月份茶叶上市,我总能喝到他自己炒制的新茶。直到去年过年,他还送来了一只猪腿,并告诉我去儿子那里过年,可能回来迟点。

春节后,我一直在学驾驶,想着哪天开车去看望他,给他一个惊喜。当我邀请在来榜工作的学生陪我开车去看望他时,学生却告诉我,他因突发脑出血去世了。这惊人的消息如雷轰顶,我愣了,泪水不由自主流下来,我一时觉得喘不过气来。

葛兄是一位淡泊名利的人,他被抽调到教委帮助工作,因能力出众、认真负责、不计名利,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认可。他是大家公认最应该留在教委机关工作的人,可令大家没想到的是,其他人都留下了,只有他回了原单位。究其原因,原来是他认为自己年纪大

了,机关应该进年轻人,才坚决要求回去的。

葛兄的女儿工作第一站是在来榜初中。分配工作时,他没找任何一位领导要求照顾一下,凭他当时在教委机关的人脉,只要他开口,女儿进城当在情理之中。他的女儿也是一个有能力、有水平、有胆识、有想法的老师,工作几年中,教学成绩突出,她不安于现状,先是考上脱产进修班,后悄悄应聘到南京一家大型国企。像当时在外面找工作的在岗人员一样,他女儿想自掏腰包支付请代课教师的费用,他知道后,将女儿按停薪留职办理。后来听说停薪留职到一定年限不返回原岗位的教师必须辞职时,他询问女儿意见后,主动将女儿的教师岗位请辞了。

葛兄是个有爱心、孝心和责任心的人,他岳母已九十来岁了,身体状况很差,夫妻俩经常接老人回家去护理。其实他们自己也已年过花甲,可以享受儿女照顾,可他们一直毫无怨言地尽心尽孝。

